

〈掠龍〉

雖說按摩治標不治本，但我也無意治什麼。只是渴望能有一段時間什麼話也不必說，把身體交給對方，雙手放軟，腦袋懸空，感受自己的痠楚被撫觸、被覺察，意識也慢慢進入恍惚之境，就是最大的滿足了。

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的按摩體驗，卻不是如此。

那時我已讀完碩士，離開賃居的台北，回台南服役。雖然是不太擔負勞力工作的地檢署替代役，但因隸屬特殊任務編組，不時得通宵值勤，作息混亂，天氣熱起來後，便時感昏沉無力。友人 P 聽聞，建議我去按摩，並幫我預約師傅。我對按摩的認識來自小時候。爸下班回家看電視，常翻過身要我和妹妹幫伊踏踏咧（tāh-tāh-leh）。我們很樂意，因為站在爸軟軟的背上像踩平衡木很有趣。長大一點後，我們變重了，手也比較有力，爸要我們槌背換零用錢。伊講遮號做掠龍（liāh-līng）。彼時爸舒爽的表情，讓我帶著期待赴約。但踏進按摩室，初次見面的中年男子便要我衣物全脫，不免讓我有些手足無措。幾分鐘後，我近乎赤裸地趴在按摩床上，把摘下眼鏡的臉埋進洞裡，無法想像接下來會被怎麼擺布。也許是拉緊的神經放大痛感，一個小時下來，我感覺自己像在祕密的訊問室裡，遭受不可知的酷刑。回家後對著鏡子側身一看，背上已爬滿紫紅色的痕。隔天 P 問我如何？我說好可怕，像死了一次回來。

幾年之後，我才敢再次踏入按摩店。那是在台北讀博士班第三年的春天。我初任講師，在淡水接了兩門選修課。因為是第一次教書，必須從零準備，也沒有足夠的信心能在台上獨撐兩小時，不敢把課集中一天上完。於是每週四、五，無論前一夜備課到多晚，我都必須早起，與通勤人潮擠近一小時的捷運穿過盆地，到終點站的河岸，再換小巴上砲台埔，趕赴十點的課。也許是初次任課的壓力，加上自己仍是博士生，課程指定閱讀分量也不算輕，且不時有論文死線在催，當我終於結束一週任務，跳上車廂，呆望河對岸的觀音山次第後退，總覺得氣血阻滯，心神耗弱。某次課後回到永和，我再次踏入按摩店。當然不是沒有猶豫。但那時的我，只想暫時成為一塊沒有靈魂的肉，任人揉捏捶打。

「現在沒有師傅。我幫你吧。」爽朗招呼我的胖胖中年女性說。這次不需要脫衣。她只要我趴著，幫我蓋上毯子。

她問我哪裡痠痛。我答不太出來，含糊地說腰吧。背。喔還有肩頸。她說那就是上半身啦，然後按下計時器開始動作。她下手不重。雖然按到痠痛處還算舒服，但即便是沒有經驗的我，也能感覺不是很有章法。哎呀算了，至少沒像台南那次恐怖。她用力按壓時我憋住氣，放鬆則緩緩吐息，像換氣練習。重複十幾次後，心跳呼吸

已漸趨和緩，但意識仍在吟味「現在沒有師傅」的意思。按摩三十分鐘三百元，我到大學兼課，鐘點費五百七十五元。但交通費、備課及通勤時間必須自行吸收。若是加上疲勞恢復，隱藏成本又更高了。現在沒有師傅，那她是誰？不得要領的手法忽然又讓我在意起來。但回頭一想，我也是菜鳥講師啊，每次站上講台都很怕被學生看破手腳，還是別為難彼此。三十分鐘結束了。她給我倒茶，說下次來先打電話，幫我介紹好一點的師傅。

後來我又去了幾次，才知道她是老闆娘。偶爾跟店裡的師傅學幾招，客人要求女師就上場。她的先生後天視障，是這間店的老闆。老闆的功力不錯，但很厭惡別人叫他掠龍的，常大聲糾正客人說自己是「理療師」。不過比起按摩，他似乎更熱衷研究彩券。我不常給老闆按。因為他說肩頸放鬆焉用牛刀。有落枕、閃到腰、坐骨神經痛之類的急症，再請他出馬。老闆娘介紹的師傅參差不齊，很吃運氣。遇到小高師傅後，我大都指定他。小高四十多歲，戴細框眼鏡，頭頂微禿。他的身形單薄，手卻很有力。能以極快的手速精準按壓穴道，像自動化機械。必要時他會跳到床上用腳跟踩踏，或施展華麗技，拗折我的身體。

在小高的調教下，早先按摩的陰影已淡去，但沒有想到它甚至成為此後相伴十多年的好朋友。按摩時我給自己兩個要求：一，可以低聲呻吟，但絕對不叫出聲。隔著布簾表情多扭曲都無妨，但叫聲太難聽大家都聽得見。二，不讓自己完全睡著。睡著意味著放鬆，卻也失去了意識。按摩的快感不正是依附意識而存在的嗎？睡著簡直浪費自己的辛苦錢。為了保留起碼的意識，我的心神常飄離肉身，去想一些不著邊際的事，例如：按摩是什麼呢？是老闆說的物理治療，或其實是一種近似驅魔的神祕經驗？我沒有結論。但當師傅將力道以指腹或肘尖加壓貫注，穿透筋肉表象，直探我不輕易袒露的痠楚，我總覺得他們像某種媒介，透過身體的接觸交換，將客人體內積蓄過度的電荷排引出境。又如：我猜師傅們多有一套避免職業傷害的機制，但他們又如何消除自己的疲憊？年過三十，我不得不感受到身體的存在。年輕時徹夜歡唱、趕論文，天亮聽鳥叫入眠，也不覺得有什麼了不起，現在則需要更多時間復原。我問過小高，他說回家睡一覺就好啦。小高少說大我十歲。如果睡一覺就好，地球上也不需要按摩師傅了。

我到店裡的時候，小高不一定在。我才知道，這間店除了老闆夫婦，並沒有人專屬駐店，算是提供工作空間與客人仲介，師傅再與店家拆帳。也難怪，每次出現在店裡的師傅都不太一樣。即便是小高，也是老闆娘打電話說欸有客人喔，他才會騎著摩托車出現。

在這裡按摩兩、三年，不知為何，我從沒想到要留小高的聯絡方法，也不知道他平時在哪裡做什麼。有一次我飛到東京做研究，幾個月後回到店裡，卻都是沒見過的

人。門口的男子問我找誰。我問小高在嗎？「小高？這裡沒這個人。」不久後騎車路過，店面已勻出一半給賣烤鴨的。後來按摩店也消失了。

找不到小高，我只好另尋店家，師傅不指定，隨緣。先體驗十五分鐘，若手法、力道喜歡，再出聲詢問名字。F 師傅就是這樣認識的。初次見面的前三招，招招都下在關鍵點上，有庖丁解牛之感。才剛熱身，我已想請教他尊姓大名了。F 師傅體格厚實，力道深重，手法精細且有條不紊，讓人在心情上也可以沉靜下來。他能用台語聊天，又是台南同鄉，根本各加一百分。由於不願再次痛失英才，我向他要 LINE 直接聯繫。中間他跳槽去別家店，我也跟著去，一、兩年後又隨他跳回來。他沒進店裡時，我也到他家按過幾次。回頭一算，我竟跟了他整整八年，至今仍持續著。也因為這樣，請原諒我不能透露他的名字。我不希望預約按摩，還要排到三、五天後。

跟著 F 師傅的頭兩年，是寫博士論文的時候。因為久坐，腰臀的加強當然是重中之重。肩頸背僵硬也是老症頭。但他會故意捏我的手臂說：「我來臆你這禮拜寫侬濟字。」有一回論文之神上身，進度大爆發，三天寫了四萬多字。他一捏竟說：「哎哟軟軟！你按呢寫無夠啦，進度傷慢。」寫按呢閣無夠？我差點飆出髒話來。博論階段最能即時掌握我的進度的，就是 F 師傅了。畢竟我結束完整的一章，才會恭敬地向指導教授及文昌帝君報告。那大概需要三個月或更長的時間吧。但我兩、三週就找 F 師傅一次。雖然弱視的他始終看不清楚我的長相，但兩年下來，也把我的身體摸透澈了。最終這本論文，我寫了將近五十萬字。

用身體的徵候臆測客人的職業或生活樣態，順口詼（khue）個幾句，似乎是師傅們的小趣味。相熟的學弟 A 君抱怨，某次他從編輯部下班按摩，被師傅說：你是不是都沒在用腦？讓他氣得要命，此後再也不去。我的博論完成後，沒有進度可猜的 F 師傅只好轉換話題：「你最近哪會瘦卑巴？有去公園運動？」我說無啦遮無閒，哪有時間。下次他又說：「你哪會像歎雞胗變遮大箍？食好料喔？」我說聽你咧烏白講，哪有人一時仔肥一時仔瘦。不過師傅說，我在他的客人裡力道吃重排行 Top 5，這大概可信。有一回出差台中，友人 R 相約按摩。哇，大廳氣派浮誇，真不愧是台中。師傅的技術也相當不錯。十五分鐘後，我循例問師傅的名字，他卻堅不透露。說我的身體太厚，力氣省下來可以多處理兩個。「你還是留在台北按啦，不要來找我比較好。」我向 F 師傅抱怨，他說那位師傅毫無職業道德。我大笑。「是因為伊叫我轉來台北揣你？」他說毋是啦：「人客問名是一種肯定，阮做師傅的袂當按呢。」

按摩師傅的工作好像薛西弗斯。我上床趴好後，F 師傅會花點時間確認筋骨的位置與肌肉狀態。他常邊摸邊喊夭壽喔悽悽悽悽，到底發生啥物代誌。「毋是頂禮拜才共你撫好勢？哪會遮爾仔緊又閣硬迸迸？」他說以為教書就是靠一支喙，沒想到會

這麼操。跟著他按摩的這八年，歷經寫博論、至親驟逝、失戀、履歷的地獄輪迴、教書、結婚、大疫，轉眼我也四十多歲了。而包含在這些大項中的那麼多事，我不見得跟他說，況且趴在按摩床上也只想放空。但透過身體，或許他都感覺到了，也替我分擔了一部分。甚至他也察覺到我不自知的歪斜，一次又一次替我調整回來。有一回生日去按摩，師傅加了半小時給我。但他說他頂多做到五十五歲，過幾年也許就按不動我了。

婚後三年間，疫病乘空氣不斷蔓延。按摩店開開關關，有一陣子乾脆歇業休息。即便 F 師傅 LINE 來班表，我也不敢出門。大疫當前，只能暫先各自保重。

每天待在家的日子其實並不輕鬆。課程還是要上，只是改成遠端。論文、稿件、活動與會議也沒有真正停過。腰臀痠痛的情況，說不定還大於以前在外面走跳的時候。不敢出門按摩，我轉而向妻求援。妻覺得我很煩，但還是勉為其難幫我按。從前爸媽也是這樣。爸會趴在床上，故意「喔喔喔」發出痠痛的呻吟。媽都說討厭啦，卻不無視爸的撒嬌。按摩結束她會拍爸的屁股一下說好矣啦。

解封後，我問妻要不要也去給 F 師傅處理一下？妻說不要。她的身體不喜歡給外人碰。於是我有時也幫妻服務。妻讚歎：原來你平常給師傅按這麼爽！

我轉述給師傅聽。「我綴你掠遮久，總是愛偷學幾步啦。」

「嘿嘿當然的啊！」師傅有些得意。他說來，側躺。壓一下歪掉的髖骨。

跟著師傅這麼久，但他遲早要退休，賃居的我有一天可能也會搬離這裡。雖然可以特地回來，騎車、搭捷運甚至高鐵都方便。但落枕、閃到腰把 LINE 當 119 即刻救援，或在按摩後能恍恍惚惚散步回家，恐怕是必須珍惜的緣分了。

微暗的靜默中，頑皮豹的片頭曲驟然響起，我知道那是計時終了的声音。師傅要我正坐起來，雙手抱頭。他繞至背後架住我，用胸腹抵住我的龍骨。確認穩妥後，他說：「來，深呼吸——」然後一個勢上拉。

我睜開眼，彷彿元神歸位，整個人又重新提綱挈領起來。